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一辑

芳菲歇

严英秀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一辑

芳菲歇

严英秀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芳菲歇 / 严英秀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3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ISBN 978-7-5063-8754-5

I. ①芳… II. ①严…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45601号

芳菲歇

作 者: 严英秀

责任编辑: 李亚梓

特约编辑: 孙吉民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266 千

印 张: 17.5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754-5

定 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编 委 会

主 任：吉狄马加

副主任：李一鸣 邱华栋 王 璇

编 委：王 冰 郭 艳 孙吉民 赵兴红 王 祥

宿风阵 司丽平 纪彩霞 聂 梦 谭 杰

赵 飞 赵俊颖 严迎春 李蔚超 张俊平

赵 依 李亚梓 曹全弘 王锦方

目 录

遇 见	1
手工时间	38
芳菲歇	81
自己的沙场	114
流 年	151
仿佛爱情	165
雪候鸟	193
前后左右都是喜事	225



遇 见

—

我是奔着湄城去的，我没想到要在青坝停下来。青坝是一个小地方，之前从未听说过。当然，湄城也是一个小地方，但它有大名气，过去是因为那里出产过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美女之一，现下是因为震惊全球的特大自然灾害。这些年，灾难多了去了，摊上谁是谁，摊到哪儿是哪儿，该着要出名的事情，人和地儿都躲不开，避不及。说起来，这也有点像人和人的遇见，像我在离目的地湄城二百三十公里的地方，突然停下脚步，和一个叫青坝的地方狭路相逢。

我得承认我说话有点绕，这是我的职业病——我是一个作家。这年头，说职业是作家是极其可疑的一件事，但没办法，我就是靠这个吃饭的。最初，写作是一种切口，是一种途径，是一种和这个世界以及自我发生关系的方式，慢慢，它只是成了一种职业。所以，现在，我越来越搞不懂写作使我越来越明白生活了，还是越来越迷糊了。当然，在我们这一行里，犯迷糊的不是我一个人。年前在京城的一次散文研讨会上，许多人就文学应该是把纷繁复杂的事情简单直接地透析出来，还是应该把看似一目了然的生活剥筋刮骨深入迂回地表达出来，争论个不休。我忘了是哪个傻逼先挑起的这个话题，反正争论到最如火如荼时我实在不堪卒听，忍无可忍只好一把抓起外套愤然离席。都快走到地铁站了，却又想起会后的晚餐。想起会后的晚餐，我几乎没经过超过六十秒的思想斗争就掉头原路返

回。这不证明我是个馋嘴贪吃的人。谁都想得到，很多时候，饭局大于会议，吃饭的意义无穷大于吃本身。走在回头路上，突然有一句著名的电影台词跳进脑子里：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我很悲壮地想，不是迟早要还，是随时随地都在还。为了一个有可能悬念迭起、活色生香的饭局，你就必须得让自己忍受一场无聊而冗长、弱智而又煞有介事的研讨。

这半年，这样的研讨眼见着少很多了，上面说，空谈误国。其实，空谈减少了，或者不空谈了，并不是因为怕误国，而是忽如一夜春风，神州上下开遍节俭之花。以往空谈圆满结束之后隆重推出的大餐，现如今变成了自助。当大家排着队往自己盘子里堆放萝卜豆腐，无暇顾及对面身后的同食者一眼时，吃饭的意义便跌回到了它最初的填饱肚子的层面。更有甚者，有些会议连个自助餐都不安排，会一散，大家拍屁股走人，各回各家，各找各饭。既然，形势发展到了这一步，当年饭局上的无限风光不复再来，酒桌上的万千故事胎死腹中，那么空谈便被硬生生抽掉了它赖以生存的根基，它哗啦啦散了架，硬托将起来，也全然没了往日指点江山气吞万里的架势。这样仓皇潦草的空谈，想让它误国，也难。

说起饭局，说起节俭，就不由得让人又气又笑地想起我出发来涪城之前的那次聚会。本来，我们那帮人是十天一小聚，一月一大聚，有事没事都喜欢瞎黏糊。多少年都这么过来了，所以大家都坚定不移地相信把我们从五湖四海，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召集到一张饭桌上的，是坚定不移的友情。是友情无往不胜的力量，把我们从父母、妻儿、情侣的晚餐上夺回到朋友的身边，从日常尘俗中夺回到神吹海聊的精神生活中。可是，到了今年，情况突然有了变化，而且是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才让人彻底悟过来，多少年扎堆一起吃，一起喝，买单的不是友情，是陈少。

陈少买单的历史源远流长，从我们根本没有听到过买单这个词，所有的买单还统统叫付账的时候，陈少就开始买单了。他有钱。当然从初中到高中，同样有钱的同学少说也有七八个，我们读的不是一般的中学，而是机关子弟云集的被本市老百姓称为贵族学校的榆树庄中学。在榆树庄中学，有钱的学生并不是凤毛麟角，但又有钱又有大哥范儿的，我们却只碰见了陈少一个人。整整六年，陈少最爱干的事儿就是乐呵呵地把散布在各个班的我们召集到一起，然后满城去搜罗能吃能喝的地儿。对此，他就兢兢

业业，全力以赴，可以说从没错过一个可能的机会。我们的中学生活因为有了陈少，就像教室后墙上的“学习园地”一样五颜六色，乱七八糟。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陈少的精力也不是无限的。他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为弟兄们张罗吃喝的事情上，这必然导致了他的学习成绩和父母老师的期望之间出现了不小的落差。其实，他平时的作业倒是好的，而且字体各异，风格多样，数学有数学的好，语文有语文的好，很早就呈现出了专业分工的精密性。陈少的作业本上被各科老师意味深长地批满了“100”，“优”，“甲”，作文本上，除了“甲”之外，还有“中心突出，段落分明，语句流畅”之类的评语。本子发下来，陈少总是把它们囫囵扫进书包，而我常常在伙伴们一味高兴玩闹时，悄悄掏出陈少的作文本，翻看老师的评语——六年里，除了我踢球摔骨折了右胳膊病休在家那三周之外，陈少的作文，篇篇都出自我手。说良心话，我替他写作文要比给自己写用心很多。写了多少遍写到吐血的“一件有意义的事”，写在他本子上的比写在我本子上的，愣是显得更有意义。而“寒（暑）假见闻”之类的，他的往往又有见又有闻，又有思又有感，险象环生，风生水动。临到给自己写了，那点江郎之才也耗得差不多了，懒得再做深度挖掘，笔下便寡淡了不少。但令人失望的是，老师给他的评语和给我的评语十有八九都是一样的话，就是那几个说滥了的词。现在回想一下，其实从我中学写作的认真和期待老师写好评语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出，我的写作打那时候起就基本进入了半自觉时代。我成为作家，并不是偶然的，就如同陈少必然要当官一样。

中学毕业后，我们这帮人去读了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学校，但我们没有和别的小圈子那样一出校门就作鸟兽散，从此相忘于江湖。因为我们有陈少。陈少没有考上大学，他去上了一所我们搞不太清楚的什么干部培训学校，一年以后就在机关上班了。我们还是学生，他已领上了工资，这使他的大哥作风变本加厉起来。假期回家，往往是刚放下行李，还没有吃老妈精心准备的饭菜，就被陈少拽到了外面。服务员，来最好的菜！来你们店里的特色菜！告诉后厨，我给弟兄们接风洗尘呢，让他们别有一丝糊弄！陈少的手在半空中一挥一挥，翻卷自如，颐指气使。他说，挣钱干什么，还不就是图个高兴？可是，有钱就能买到高兴？大错特错！和那些勾心斗

角的同事们在一起，花多少钱，结果都只能是高兴的反义词！所以，他说，只有咱们弟兄们在一起混，钱才是为人民服务的，才花得值，大家能吃吃，能喝喝，别省我钱，抽刀断水水更流，千金散尽还复来！

其实，按说越到后来，弟兄们凑一块儿高兴也越来越不是那么容易、单纯的事了。大家上了不同的学校，各自有了新的伙伴，眼界不同，对未来的打算不同，高兴的内容也不同了。但问题是，我们变了，陈少却没有变，比如说话还是老腔调，喜欢夹带古诗文，常常走词串句但怡然自乐，喜欢用“反义词”这样可笑的课本用语，他说不高兴，很少说“不高兴”这三个字，而是说“高兴的反义词”。上学时，他的语文学得比其他功课好不了多少，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很不理解他这种话语方式的由来。陈少更关键的没变是张罗人高兴的热情没变，号召力也没变。陈少不变，我们变了也等于没变。任我们风云变幻，他自岿然不动。统一人民思想那一套，陈少与生俱来，无师自通。无论后来，我们这些人走了怎样不同的人生路，无论他自己的官职怎样一步步升迁，腰围怎样一天天增大，他总是富贵不相忘，多少年将友情进行到底，把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他为核心的饭局上。

回顾历史再比照现实，你就明白陈少今年的表现是多么惊天地泣鬼神了：整整半年，他居然没安排一次聚会！刚开始时，大家没反应过来，咦，陈少这厮今年也忒忙了点吧？仕途跋涉最苦最累时，他都要隔三岔五招呼弟兄们，现如今稳坐着那么要害部门的第一把交椅，他倒大义忘亲，真的去做人民的勤务员了？待明白是怎么回事，便纷纷打电话打趣他，从此后真的金盆洗手，跟勤俭节约干上了？陈少支支吾吾，说你们先聚，你们先高兴，等我忙过了这阵。

日子一下清静下来。这才比以往更加清醒地看到，陈少不出头，我们聚不起来。陈少多少年为我们的高兴买单，天经地义，润物无声。眼下他隐身了，难道还会有谁拿着自己的工资卡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比如我，我宁愿忍受弟兄们不得相聚的煎熬，也不愿以我无数个不眠夜换来的稿费以身试法。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气势，李白之下只有陈少才有。

这就是我去涪城之前的背景。总之，这个春天有点怪，除了冷清寂

寞，还有一场一场的沙尘暴，雾霾天气驱之不散，人们都恹恹的。但我却在某一天得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获准去“深入生活”了。“深入生活”不但是一种物质奖励，可以拿公家的钱去完成眼下炙手可热的一个词：接地气。对一个体制内作家身份的人来说，它更是一种精神荣誉。反正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官方网站和报纸的重要通告中时，一时间心里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成就感又蔓延出了使命感。我当即决定，由我出面出资张罗一次饭局，以结束这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长达半年多的离散状态。

为了不让弟兄们生出今不如昔、抚今追昔的沧桑感，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咬咬牙去了以前陈少常请我们去的一家酒楼。一进门，迎宾小姐和服务生见我就像见了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领班亲自把我送进包间。往日这个时段人声鼎沸迎来送往的热闹荡然无存，整个酒楼冷冷清清的。领班说，现在所有的菜金打六折，个别特色菜还可以打四折。

陈少竟然差点不来。他说他有事，他确实不方便。我气得扔了电话。冯秋又打过去，说，我们九个人都到了，就差你了，老大！今天不是一般性的聚会，是在欢送作家上山下乡呢，明白吗？人家要去深入生活了！陈少的声音大得满桌子人都能听见：阿樵那小子又在玩什么新名堂？他要去外地深入生活？这不扯淡吗，难道他现在没生活？嚷了半天，他最后问了我出发的日期，这才答应赶过来。

半年多没见，陈少以头戴棒球帽的新造型登场了。难道这段时间，他不但告别了酒桌饭局，而且更进一步，直接走运动路线了？大家狐疑地打量他，发现他身形确有清瘦了一些的嫌疑，但整体并无改观，肚腩还是把皮带挤到了不能再往下的地步，只在那儿松松地撑着。节约也没见把将军肚减下去啊，我们笑。陈少把皮包扔桌上，对着满桌人吼，看什么看，幸灾乐祸是不是？看哥们儿我现在落魄到吃一顿饭还得乔装打扮一下，怕被人盯上，你们的仇官心理是不是得到满足了？一群白眼狼！

原来戴棒球帽是乔装打扮怕被人盯上？大家笑喷了，这也太夸张了吧，拿自己的钱和朋友家人吃个饭都会有麻烦？陈少，你也太自视过高了，你以为纪检委是为你一个人开的？听我们这么说，陈少鼻子里嗤地喷出一股冷气，你们懂个屁！现在什么年代了，犯得着动用纪检委？随便什么人拿手机这么一拍，给你放到网上，你就百口莫辩了，谁管你是家庭聚

会、朋友聚会，公费还是自费。没听说过吗，互联网时代，官员最是弱势群体！他的话说得我后背陡起一层凉意，转回头看，包间的门紧闭着，并无拿手机瞄准我们的可疑之人。冯秋说，老大，你言重了，你要相信党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今儿是楚樵请客，你就摘下帽子放心吃吧！陈少一拳擂在我胸口，你小子选这个时候搞饭局，明摆着这不陷害我嘛！不过，难得吃一顿，我豁出去了，爱咋咋！他一现原形，桌上立马恢复了往日的笑语喧哗。

但陈少的棒球帽，自始至终没摘下来。而且，时间刚过十点，他就警觉地提议，不早了，散了吧。这就叫不早了？大家无言，都无比同情地看着他。他避开众人的眼睛，径自招呼服务员买单。我一手摁住他拿皮包的手，一手拿出自己的钱夹。陈少哗地推开椅子站起来，楚樵，想寒碜我不是？难道我陈少已经怎么样了，连弟兄们一顿饭也请不起了？我也火了，你这人讲不讲理，今儿是我招呼买单，这跟你什么关系！但陈少寸土不让，要坚决捍卫自己的买单权。弟兄们也纷纷劝阻我，楚樵，就让老大付吧，你这么凶干什么，敢情去斯德哥尔摩领回那七百多万的是你？陈少摁下我，掏出一沓钱交给服务员，服务员数出十来张，剩下的连消费单一起递给陈少，含笑说，陈先生，没这么贵，我们最近搞活动，菜金酒水都打折。陈少哼哼说，好！搞活动就好，你们就做好长期搞活动的准备吧！

十多年了，我们第一次见陈少买单付现金。他从来都是拿签字笔在账单上潇洒地一划拉。今天看他掏钱、装钱的样子，大家都怔怔的，气氛里竟然有了点肃穆的味道。我脱口而出，陈少，你不要太忧虑。说完，立马觉得自己的话太不合适了。果然，陈少激烈地反应，我忧虑什么？我有什么忧虑的？楚樵你这个王八蛋，你这是要把我推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啊！然后，他搂着我的肩，手指一个一个地指过所有人，你，你们！你们都不要虚情假意、幸灾乐祸，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忧虑什么，恰恰相反，我是忧虑的反义词！要真有忧虑，我也是忧虑眼下这些事最终又不过是一阵风。哈哈，我劝天公重抖擞，柳暗花明又一村！

五彩夜色中，我们各自散去。陈少在钻进车门的一瞬间，又回头重重地拍了下我的肩，说，阿樵，你确实也该深入生活，好好写点东西了，转眼咱们也就老了！他突然生发的语重心长差点让我鼻头一酸。

第三天，我就登上了南下的客车。我去湄城，那是组织上安排我去深入生活的据点。之前，关于湄城，我做了还算扎实的功课，它的自然环境、它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已基本了然于我心。我期待它展现给我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信心满满地朝它驶去。

但我却在另一个叫青坝的地方停下来。

二

最初，楚樵全傻了，也跑坏了。他还来不及做自我检讨，让肠子在悔恨中泛出无穷的青。但实际上谁都知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楚樵这种也算是走南闯北多少见过些世面的人身上，实在是不能饶恕的错误。之后几天时间里，来自组织上的批评，陈少、冯秋一干哥们儿电话里接二连三的恨铁不成钢，都让楚樵越来越认识到这点。尤其是——叶子衿，在一起两年多了，她从没说过一句重话对楚樵。叶子衿是一个随和又含蓄的女人。但这回，她张口就说，楚樵，你还有什么委屈的，为了你那一口享受，你丢掉一只箱子一台电脑没什么了不起啊，丢掉一部长篇也值啊！她的话使楚樵无言以对。他觉得一记耳光从手机里劈空而出，响亮地甩在了他的脸上。

我之所以如此真切地描述楚樵的感受，是因为我有足够的发言权。快两年时间了，我和他休戚与共。我附着在他的思想中，他每一次的思绪流动生长着我，他的喜怒哀乐主宰着我。就好像，他说要有光，我就得赶紧起身点亮一支蜡烛。当然，事情貌似这样，但非尽然。更多的时候，是我牵着他的鼻子走。我自给自足，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枝繁叶茂的人。但我不知道楚樵还要拖多久，才能让我真正成为一个人。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已深谙他的毛病，他拖沓、散漫，更重要的是，他舍不得放手，寻常的落幕也要淬心砺骨地完成。如若不是这样，我和他又怎会相失于江湖？说穿了，他对我这个人比起所有他经历过的人，更缺乏一点平常心，他想让我更完美一点，其结果，在一个叫青坝的地方，他把我丢掉了！

是的，我就是这段时间让作家楚樵痛不欲生的那个女人。为了我，他暂时放弃了去湄城，选择留在青坝。我知道他在找我，但我不知道自己该

在这个陌生地方的哪个角落等他。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他。我自以为水到渠成的命运突然间成了无法问津的悬案，前途跌进了无边的迷雾中。因此，我十分地恨楚樵，他本来可以让我和他的分别是瓜熟蒂落的喜悦和庄严，但落到如今却成了风筝断线的凄惶，花儿离枝的零落。

所以，当叶子衿的指责使楚樵尝到了被打耳光的滋味时，我虽感同身受却并不想对此报以同情。我甚至幸灾乐祸地想，你以为人家叶子衿几次劝你戒烟，你不听，这事就算过了？楚樵，别以为女人的名字叫软弱，等你自己马失前蹄，新账旧账一块算呢！

不过话说回来，楚樵又犯了多大的错呢？他不过是去抽了一支烟。虽然抽烟时间严重不对，但老虎都有打盹儿的时候呢。况且，世上的事情，但凡命中注定要发生的，那就算怎样严丝合缝地经营，总还有节外生枝的蹊跷。我这人有点宿命，总觉得楚樵和我、青坝，这么多麻烦的发生，并不是像他们说的如果楚樵这样而不是那样诸如此类就可以避免的。这肯定不是一支烟的事，冥冥当中一切皆有定数。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楚樵正在相邻厕所和盥洗室的那一处狭窄空间抽一支烟时，火车停在一个叫青坝的小站，广播说只停五分钟。楚樵抽完了剩下的那小半截烟，回到自己的铺位，无意中往行李架上扫了一眼，却立马惊出了一身冷汗，他的箱子不见了！他对铺的老者诧异不小，那酡红色大箱子是你的？刚上铺那个小伙子下车时拎走了呀！楚樵追至车门旁，汹涌的人潮挡住了他的视线。在列车将要关启车门的一瞬间，楚樵跳到了站台上。

接下来的事情无须赘述，在出口疯狂搜索，找车站派出所、报警等等，总之，一切无果。整个过程中，楚樵不断念叨着一句话，其他东西我可以不要，只要能把那电脑给我追回来就行，电脑追不回来，把那个U盘追回来也好！警官先生们鄙夷地忍受着他的絮叨，其中一个鼻子里哼哼着插话，我们破案能追回什么，不能追回什么，并不是由你的需要决定的。你的电脑里U盘里有重要东西，干吗你自己不当心？他们把他带回办公室，例行公事备了案，笔录时问到电脑和U盘的内容，这才带着惊讶和好奇重新看过来，你是个作家？

黄昏时，楚樵住进了青坝面河而立的一家宾馆，还好，他的现款、银

行卡、身份证都在身上挂着的包里。离开派出所时，那个之前斜眼看他的警察很是好态度了，他握着楚樵的手说，作家同志，你要是把那个U盘也装到你这随身包里就好了。是啊，那个小小的U盘为什么没装到随身包而放到了拉杆箱里，这几乎像一个天问。宾馆门面不大，房间却也干净，床单雪白，水是热的。当楚樵重重地倒在床上，一种来自身心深处的挫败感随着窗帘后面浸漫而来的暮色，一点点包裹了他。

那时候，我正在一辆从青坝开往郊区被当地人称为三马子的拖拉机上。三马子风驰电掣，那个窃贼手里紧紧抓着箱子，他一路深藏不露的张皇开始换成了按捺不住的兴奋，他的目光柔情缱绻地一遍遍抚过箱子。这使我忍不住在心里替他惋惜，其实他真是在火车上看走了眼，楚樵那样的人，他的箱子里能有什么值钱的货呢？无非几件换洗衣裳，两双鞋子，几本破书，一条走哪儿都备着的抽惯了的烟，如此而已，除了那台电脑。那电脑是苹果。可它一旦沦落到坐三马子的命运，辗转在乡镇二手货市场上供人挑拣时，又能给这个辛苦的偷儿赚几个钱呢？

是的，楚樵的箱子里确乎没什么值钱的玩意，除了一个前途未卜的女人。

现在，你们大概也知道了，我就是那个女人。我叫夕颜，我是分别存在电脑和U盘里的楚樵的长篇小说《遇见》的女主人公。我个人非常不喜欢这个落寞风尘的名字，但楚樵每每为笔下的女性取名都要走这种唯美细巧的路线，我觉得这充分证明了他的不成熟。可此时此刻，当我颠簸在三马子的加速度中，风以强劲的逆力吹向我时，我突然就接受了自己的名字。我说过一切皆有定数。楚樵的《遇见》已写了二十七万字，二十七万字中我已经被宿命破损，体无完肤。我和楚樵都盼望着能在最后的三万字里与一种月白风清的终点相遇，让我成为一个不被时光的浮尘淹没的女子。本来，我对此深怀信心，在我和楚樵相处快两年的时间里，我见证了他的成长。我心无旁骛，等待着他最后对我的完成。可是，只一支烟的工夫，他就把我放逐到颠沛流离不知所终的命运中。夕颜啊夕颜，我对自己叹息，往昔之容颜，自开自落，自生自灭，连一个归拢的结局都被风吹散了。

一小时又五分钟后，三马子开进了一个依山傍水的被稀稀落落的绿树

遮掩着的村子。一只狗站在高坎上，懒懒地朝着我们瞅，哼哼都不哼哼一声。我环顾四周，立即明白了它何以会有如此见多识广见怪不怪的样子。这个村和眼下中国许多个村子一样，正在经历着最彻底的纷扰。纷扰过后，它将永远消失，而这片土地将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热闹和繁华。这是又一个将要被征占拆迁的村子，一座座青砖白瓦的老屋上，刷上了刺目的“拆”字。正该是青苗拔节抽穗的时节，但房前屋后却看不见一垄绿色。放眼望去，田间地头，已被铲车推土机开挖出了一片片大沟小洼和山一样的土堆。我随着三马子走过淡定的狗、枯败的井、漠然的老妪，和穿着山寨米奇童装的小孩，最后停靠在一片平整的地方，那里散落着更多的老人和儿童。一面墙上挂着残损的大红“告示”，上面是征地拆迁领取青苗补偿费的村民名单和金额。告示的最后一行被扯掉了一角，但依稀可辨那惊叹号前面的字：若有人强行种地，不但领不到青苗补偿费，种下的庄稼也将被连根铲除。

我来不及看什么，便被那只拎箱子的手扯离了从三马子的高度观察四周的姿势。我听见一个老汉吐了口痰，清着嗓子大声地问过来，改革，你还不同意拆？村长都被你气倒了，他婆娘跑你家门上嚎几回了！拎着箱子的人答，她男人倒了，那是拿昧心钱太多了，老天看不过去呢！她到我门上嚎的什么丧？老汉说，这二期的赔额比头期多好多呢。这边答，再多我也不同意。一个半拉小孩，嘴里嚼着包“北京”牌方便面，也嘟囔着插进来，张改革是想上电视呢！我都知道，死不拆迁的人是要上《焦点访谈》的！

现在，我知道了，这个人，这个给我和楚樵以致命打击的人，他叫张改革。他是这个村的钉子户。

张改革拎着箱子离开了人群，走向拐角后面的家。所有人感兴趣的、关注的、议论的，都是另一件事，眼下眉间心头让他们寝食难安的事。没有人注意到箱子。现如今，村里的人，但凡走得动走得开的都去外面打工，留在村里的老弱病残们早就看惯了外出的人拎着各式各样的箱包回来。尤其这两年，村里人往外走，城里人却不断来他们这儿打探，他们都是见过些世面的。所以，虽然很多人看到张改革拎着一只先前没见过的箱子回来，但没人提起这个。就连拖着鼻涕的小孩，也没有谁显出不识相的

大惊小怪来。

是的，没有人注意到箱子。就算注意到了，谁又会想到它那在石板路上趑趄前行的滑轮正拖动着一个女人二十七万字的沉重过往呢？一个女人和一只皮箱的隐秘关系，决然不属于这个叫胭脂镇的村子的认知世界。

三

几场酒喝下来，我真有点不知今夕何夕了。每天的晚饭，小蝉、蓝夜、白丹伦和黑禾四个人轮番请我，每天还都有三五个新面孔来陪，热闹一波连着一波。当我们在深夜的大街上东倒西歪勾肩搭背地穿过，引得路人侧目视之时，我有一种回到校园时代的感觉。浪荡在这一帮人中间，就像和陈少那些发小们一起混一样，让人放松，不装。但和陈少们不一样，和这些仅仅三两天前还互不相识的人在一起，更有一种别样的情致，恍惚间，我以为我之所以停留在这个叫青坝的地方，就是千里迢迢来会这些文朋诗友的——这是多么让自己感动的事情：我，风尘仆仆，衣衫褴褛，但风餐露宿无法阻挡我寻找同类的脚步。终于，我日夜兼程找到了那些在我的心里熠熠闪光的人们，他们眼含热泪迎接了我，他们为我奔走相告，为我欢呼雀跃，吟诗作文，我们彼此从未相见，但文学的味道使我们这么容易就从人群中互相辨认出来，我们一见便是终生。我安心地换上穷诗人仅有的长袍，安心地享用富文豪一掷千金的招待，他们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们的。一夜豪醉，推开书房后窗，南山悠然入目，那漫山遍野的诗情真意啊！

然而，没有后窗，没有南山，宾馆的暗色窗帷垂挂着弥散不去的烟酒味，我头疼欲裂地醒在又一个茫然的早上。房间里一片狼藉，但洗手间倒没有难以入目的不堪。明明，我昨晚是吐过的，吐了一地，当时身不由己，但神志是清醒的。记得蓝夜架着我，小蝉从后面捶着我的背，轻声说，楚老师，你不能喝以后就少喝些，别这么让自己难受。

卫生间，肯定是她打扫的。那个温婉的女子，她清洗了我的酒后污秽。我一阵阵羞愧。又想起她的话，以后少喝些。还有多少以后？我还要麻烦他们多久？我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个云游四方以文会友的才子，那些

发生在遥远的行走年代的文学和友谊的故事，于如今已是炫目而温暖的传奇。但他们依然给了我感动，虽然我羞于表达，但这感动在短短几天内已浸淫我心，使我在恍惚的想象中忘了自己的倒霉，使我本该是度日如年的青坝记忆呈现出葱茏纷繁的模样。我从心底感谢他们每一个人，若没有他们，我一个人如何在这陌生之地困守我的失去？

他们中只有白丹伦是之前认识的。其实说认识也只是以前同上过某一期刊物，然后进了对方博客，然后一来二去就成了有时 QQ 聊几句有时互相转发个什么邮件之类的那种文友。我好像听说过他生活在这一带，但从来没问过究竟。说来，真是有缘，在青坝的第一个晚上，我失魂落魄地抓着手手机，想倾诉一下自己的遭遇，更想利用无所不能的网络散布我的寻物启事，以寻求帮助。但半个多小时过去，我只是木木地浏览着别人的见闻，自己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事情太过严重，震得我一时难以梳理自己的思绪，万千愤懑不知从何说起。正那时，白丹伦的 QQ 头像却向我闪亮起来：老哥，最近得意吧？从报纸上看到你“深入生活”了。

半个小时后，白丹伦敲响了我房间的门，原来，原来他就在青坝上班。他长得高大威猛，和他那些旖旎精致的散文很难联系起来。第二天，他带来了写小说的小蝉，写诗的蓝夜和写情感专栏的黑禾。一个小小的县里，竟然有这么多写东西的人，这使我深信不疑，哪怕是到了今天，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依然盛开着永远的文学青年。只是他们不再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前辈一样，呼朋引伴，招摇过市。他们隐秘地遍布在各种行业领域中，但是，只有听到文学这一共同的暗号，他们便立即从混迹于其中的人群中脱颖而出，迅速地聚拢到自己的同道中。现在，落难青坝的我，就成了这一声暗号。

从此后，夜夜笙歌。

但箱子没有消息，派出所那边没有消息，朋友们这边也没有消息。我知道这些天他们夜夜陪我吃饭喝酒，白天各自散去又为我做着什么，是怎样地拼尽全力。蓝夜的老婆正好是青坝公安局干警，她上上下下地打探着。现在，怕是全世界都知道了吧，有一群人在寻找一只箱子，殚精竭虑，不惜代价。

我在青坝已是第七天了。我已经吐过五回了。